

胡小鹏 著

先秦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



甘肃文



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

胡小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胡小鹏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5

ISBN 7-80608-482-7

I. 元… I. 胡… III. ①地方史—中国—西北地区·元代②民族历史—研究—中国—西北地区 IV. 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814 号

责任编辑:申晓君

封面设计:秋子

责任校对:冯小明

版式设计:古月

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

胡小鹏 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刷:西北师范大学印刷厂

社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厂址:兰州市安宁东路 95 号

邮政编码:730000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8811015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字数:200 千

印次:1999 年 5 月第 1 次

印张:8.375

印数:1—1 000 册

书号:ISBN 7-80608-482-7/K·75

定价:16.00 元

前言

融合课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蒙元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多元的,因时因地而异。那么,元代西北的地方体制又有什么特点?植根于草原家产分配和黄金氏族共权原则的分封制,是蒙古游牧国家的三项基本制度之一,由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悉心经营,该制曾发展为以宗王、贵戚、功臣为封授对象,包括兀鲁思封国、五户丝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实体的一代通制。而且推行于蒙古征服所及的广阔地区。这项制度经历了蒙古草原国家、大蒙古国、元王朝等三个不同时期,并始终与蒙古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间的交融、冲突相联系。以河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分封制推行的地区之一,受封于这一地区的有窝阔台系诸王、察合台系诸王,贵戚有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系等。他们的投下分布、谱系传承及统治实态如何,也是值得探讨的,而《元史·诸王表》与《元史·宗室世系表》的缺漏和错误,又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经世大典·序录·屯戍》言:“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说明宗王将兵出镇是元代的一项重要制度。西北方面,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开府京兆,第七子奥鲁赤受封西平王出镇吐蕃地区,第六子爱牙赤也曾一度驻军瓜沙。他们拥有怎样的军政权力和任务?有哪些重要的事迹和活动?这也是需要探讨的。

《元史》卷8《世祖纪》载至元十年,“大司农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似乎迁转法就此成为西北地区行政仕进的主流。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世官世侯制度是元代政治体制的一个特色,并在西北地区始终得到保持,世袭肃州达鲁花赤的党项人唐兀氏,世袭巩昌都总帅的汪氏,临洮世官赵氏以及礼店文州的汪古族按竺

迹家族等,都是世官世侯制度的体现者。他们是元代地方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却是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地方,既需要分别做具体的考证,也需要从总体上加以归纳,以正确反映元代地方体制的这个方面。

元明兴替,新兴的明朝在许多方面沿用了元代的体制和统治经验,就西北地区而言,一是继承了故元的土官制度,在元朝设治的基础是建立了西番诸卫;二是以羁縻的方式将河西的蒙古诸王集团转化为关西七卫。阐明这种转变关系是理解元明之际西北民族历史的主要线索。比较而言,元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概因资料稀缺之故。受此先天不足的制约,目前元代西北民族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丰,且多为一人、一事或一族的具体考证,欠缺总体性。本书的宗旨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作一番归纳性的考察,大致勾勒出元代西北地区的历史过程与民族迁徙融合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线索。由于史料的不足,研究采用了相当多的地方志材料,其可靠性尚待检验。一些具体考证或可补苴史籍的缺漏。由于水平所限,力不从心之处甚多,诂误遗憾在所难免。兹奉献给师长、学友,敬请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河西的阔端系诸王	(1)
一、窝阔台至蒙哥汗时期	
阔端兀鲁思的形成发展	(1)
二、元朝建立后阔端兀鲁思地位的变化	(6)
三、阔端系诸王世系传承	(12)
第二章 河西的察合台系诸王	(22)
一、出伯家族在河西的崛起	(22)
二、出伯家族的世系、王号与分布	(32)
三、河西西部的其他察合台系后王	(51)
四、出伯家族在元朝的地位	(59)
第三章 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诸王	(68)
一、弘吉剌部宁濮郡王系统	
始封于湟水流域的时间	(68)
二、宁濮郡王一岐王系统的传承和王号	(73)
三、赤窟系诸王在青海的分封实态	
及其主要活动	(76)
四、蒙古族的徙入青海与土族的形成	(83)
第四章 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其他诸王	(86)
一、忽必烈第六子爱牙赤	(86)
二、亦集乃路宁肃王系统	(88)
三、柳城王系统	(90)

第五章 元代对脱思麻地区的经营	(92)
一、元初对藏区的攻伐概况	(92)
二、元朝在脱思麻地区的军政建置	(93)
三、元朝在脱思麻地区的统治形态	(113)
四、镇西武靖王和西平王系统的出镇吐蕃	(127)
五、帝师僧官对脱思麻地区的影响	(132)
六、元代蒙古等族的徙人与融合	(135)
第六章 元代巩昌汪氏集团	(147)
一、金元之际的巩昌汪氏	(148)
二、巩昌汪氏的主要事迹	(153)
三、元代巩昌汪氏的特殊地位	(158)
四、巩昌都总帅府与永昌王位下的关系	(166)
五、巩昌汪氏的族属	(169)
六、巩昌汪氏主要人物表	(174)
七、巩昌汪氏集团的其他几个家族	(178)
第七章 元朝对西夏故地及其遗民的统治	(185)
一、蒙古国时期西夏人的遭遇	(185)
二、蒙元时期西夏人的外徙	(187)
三、元朝时期对西夏地区的统治	(193)
四、西夏故地各族的徙人	(205)
五、西夏民族消失的原因	(213)
第八章 元代西北地区历史综论	(219)
一、甘肃行省的设立与沿革	(220)
二、甘肃行省的职掌	(224)
三、甘肃行省的选官	(226)
四、甘肃行省的诸驿道	(230)
五、元代西北历史的特点	(244)

第一章 河西的阔端系诸王

宗王分封与出镇是元代的一项重要制度。以河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分封制推行的地区之一，蒙古灭西夏以后，便不断将宗室贵族分封于这一地区，其中以系出窝阔台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即后来的永昌王位下（后封荆王）分封较早，势力最大，对元代河西历史影响也至深。

一、窝阔台至蒙哥汗时期阔端兀鲁思的形成发展

蒙古灭西夏以后，河西地区作为战利品在大汗与诸王之间进行了分配，大体情况是术赤之子拔都分得了沙州，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分得了删丹，肃州为大汗派出的达鲁花赤辖区^①。1229年窝阔台即蒙古汗位后，又将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拉施特对阔端兀鲁思的形成有详细介绍：

窝阔台当了合罕后，没有跟诸王、异密商量，擅自从也可那颜诸子管辖下的军队中将亦鲁该那颜的兄弟异密都剌带宝

^① 《元史》卷60《地理志》，《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儿赤及雪你惕部异密连同一千雪你惕部军队及二千速勒都思部人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①。

在拥有了这三千户军民集团后，窝阔台又把“唐古惕地区分给他作分地，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②。1235年，阔端统兵攻四川，旋往凉州就封土，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汉文史料则以“镇西土”、“镇西凉”之类的说法描述了阔端就封这一事实。特别是《逊都思氏世勋碑》记载“太宗皇帝时命太子阔端镇河西”，逊都思部赤老温之后锁兀都从行，此后其家族世领王府怯薛官及所属军匠保马诸民^③，印证了《史集》阔端家族统有自己的军队，以唐兀惕之地为彼等之禹儿惕的记载。

据《一二四七年鄂县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记载，阔端窝鲁朵在“西凉府北约一百里习吉滩”^④。《西凉考治六德集》卷3永昌县古迹条云：“斡儿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城名皇城儿。唐家沙沟角南八十里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其地扼祁连山口，“宽衍善水草”^⑤。永昌西又有大草滩，“延长三百余里，横八十余里，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者，其地直侵甘、凉大道”^⑥。元末因阔端后裔衰微，无力保护牧民，特设永昌宣慰司于此。藏文史料《安多政教史》记载说华锐地区（今甘肃天祝县及青海乐都、互助北山一带）的吉家、李家、鲁家、杨家等许多小土官都是蒙古阔端汗的后裔^⑦。可知阔端的禹儿惕是以今武威地区为中心的。

① 《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81页，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史集》第2卷第10页。

③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

④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14页。

⑤ 《秦边纪略》卷2凉州卫。

⑥ 《秦边纪略》卷2凉州卫。

⑦ 《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汉文版第35页。

从现有记载看,阔端兀鲁思的权力并不局限于河西,原西夏故地(唐兀惕)以及故金陇右、京兆等地均曾是他的势力范围,世守其地的巩昌汪氏、临洮赵氏都纳质子于阔端帐中^①。陕西京兆等路万户刘黑马、总管田雄、万户郝和尚拔都、都元帅铁哥、朱哥那颜并其余大小达鲁花赤、管民官、课税所官等都要按其令旨行事^②。在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阔端在上述范围内可以“大发民为兵”^③,承制封拜将帅,任用官吏^④,管领驿站,征收税粮^⑤。堪称“人地割界”^⑥,宰制一方。他还派兵入藏,迎请萨迦班智达往凉州会晤,进而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⑦,建立了划时代的蒙藏关系。当不容于母后的大臣镇海和牙剌洼赤前来避难时,他引用“逃避鹰爪而藏身于丛林的雀鸟不遭到鹰的暴行”的古谚,多次拒绝了临朝称制的乃马真皇后的索要,为处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的罪臣提供了庇护^⑧。以上种种说明,阔端是当时强有力的宗王之一,在川陕甘青藏一带拥有充分的权力。

从当时蒙古帝国分封的格局看,窝阔台长子贵由已经继承了分封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南)的窝阔台兀鲁思,而保留了自己领地的高昌畏吾儿亦都护始终与窝阔台系联姻,持亲窝阔台系的态度,窝阔台再将爱子阔端分封于水草丰美的河西,是深有用心的,目的是让他与贵由、亦都护相呼应,加强窝阔台系的总体实力,与强大

① 《元史》卷155《汪世显传》、卷123《赵阿哥潘传》,《陇右金石录》卷5《汪忠烈公神道碑》、《汪忠让公神道碑》。

② 参见《元代白话碑集录》收录的儿道阔端太子令旨碑文。

③ 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

④ 《元史》卷155《汪世显传》,《元史》卷123《赵阿哥潘传》。

⑤ 据《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卷19417站赤二及《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所记阔端后王行事推知。

⑥ 《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⑦ 参见《红史》、《汉藏史集》有关记述。

⑧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84页,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集》第2卷第210页。

的拖雷系相抗衡。阔端获得了夺自拖雷系的三千户军队,与《史集》所载成吉思汗分给术赤、窝阔台、察合台诸子各四千户的数字相差无几,说明窝阔台是有意扶持阔端,让他拥有与上述各兀鲁思同样的实力,而阔端获得经略四川、吐蕃的重任,更使其兀鲁思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所以窝阔台、贵由时期的阔端兀鲁思具有封国性质,应当与西道诸王兀鲁思等量齐观。

贵由汗死后,汗位转入拖雷系,蒙哥登上汗位后,严厉镇压试图反抗的窝阔台后王,分封于叶密立的窝阔台兀鲁思也遭肢解,所属军队被遣散。只有阔端系由于其军队来自拖雷系,阔端及其诸子与拖雷诸子十分友好,不仅保住了所属的军队和分地,甚至还从窝阔台兀鲁思又分得了一些家产^①。然而汗位的转移及由此酿成的两系间的流血仇杀不能不给阔端兀鲁思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蒙哥刚刚坐稳汗位,忽必烈就对家臣吐露心事:“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蹕回鹘,以休民息兵,何如?”^②表明拖雷系心目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形势也确是朝着忽必烈所规划的方向发展,1252年,蒙哥再次分封诸王贵族,其中心内容就是分割削弱窝阔台系势力:

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③。

以上除分封于曲儿只(今格鲁吉亚)的别儿哥为术赤系拔都汗之弟(一说为太宗第三子阔出子孛罗赤的误书)外,其余诸王均属窝阔台系,

① 《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78页,第2卷第11、13、206页。

② 《元史》卷119《霸突鲁传》。

③ 《元史》卷3《宪宗纪》。

其中合丹是太宗第六子(庶出),蔑里是太宗第七子(庶出),海都是太宗第五子合失之子,脱脱是太宗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蒙哥都是阔端之子。他们都因亲附拖雷系,未参与窝阔台系的反抗,并且在蒙哥即位大典后前去祝贺而得到奖赏,尤其是蒙哥都参加了拥立蒙哥的忽里台大会,“与彼联合,给予支持”^①,获益也最大。从他们分封的所在看,除合丹获得的别失八里原属参与窝阔台系密谋的高昌畏兀儿亦都护领地外,其余诸王只是在原窝阔台兀鲁思的范围内进行了再分封。志费尼说,合丹、蔑里各自分到其父的一个斡耳朵和一个千户的军队^②,窝阔台兀鲁思的其余千户则被大汗剥夺。而拉施特则补充说阔端诸子也分到了一个斡耳朵,蒙哥汗还将谋叛者拥有的那些军队规定为他们所有^③,实际上就是参加忽里台大会的蒙哥都分到了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所在的斡耳朵及其留守军队,这个斡耳朵很可能是在窝阔台兀鲁思的南部,靠近河西走廊,即扩端所居地之西,或者蒙哥都的分地还分割了阔端兀鲁思的西部即河西走廊西部一带。

另一方面,蒙哥也对旁系诸王怀有戒心,处心积虑地进行限制。同年,为加强本系的地位,蒙哥又立燕京、别失八里等处和阿母河等处三个行尚书省,以加强对华北、中亚和阿母河以南之地的控制,同时命皇弟忽必烈总兵南伐大理,并赐之以漠南汉地,开府京兆,取代了实力犹存的阔端系对陕西京兆、临洮、巩昌及四川前线等地的统治,剥夺了窝阔台以来阔端系对南伐川藏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当时还在潜藩的忽必烈甚至还遣使西凉索取高僧萨迦班智达,结果因萨班已死,年方16岁的八思巴应命往见忽必烈于六盘山^④。汗位转移对阔端兀鲁思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周良霄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②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98页。

③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9页,《史集》第2卷第11页。

④ 《佛祖历代通载》卷22。

二、元朝建立后阔端兀鲁思地位的变化

1259年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上层围绕汗位之争再次发生分裂。次年,以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与合丹、阿只吉、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等西道诸王支持忽必烈登上汗位,只必帖木儿在河西的分地成为双方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在阿里不哥的将领阿蓝答儿、浑都海蹂躏下,河西人户大量逃散,只必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①,损失十分惨重。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不吝封赏,酬答重用拥戴有功的诸王贵族,在这次汗位争夺中付出巨大代价的阔端家族得以继续在河西保持重要地位。然而,为了恢复在政争中严重受损的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又必须削弱河西宗藩的独立性,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河西的行省化、内地化过程。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在西夏故地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也就是甘肃行省的前身,开始将窝阔台以来阔端兀鲁思对西夏故地的部分统治权收归中央。至元元年(1264)又针对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路行中书省诸王驸马比较集中的特点,别颁条款,“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榷脱,禁口传教旨,及追呼省臣官属”^②。当时,河西仍是“人地割界诸王”的局面,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河西诸王仍势焰熏天,“毒虐百姓,凌暴官府”^③,口传教旨,滥任官吏^④,“常赋”之外,“需索无算”^⑤。忽必烈削弱宗藩,在河西主要就是针对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的独立不羁和骄横跋扈的。《元史》卷148

① 《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② 《元史》卷5《世祖纪》。

③ 《元史》卷148《董文用传》。

④ 《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

⑤ 《元史》卷148《董文用传》。

《董文用传》语及至元初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郎中时说：

时诸王只必帖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威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予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谮不行而省府事颇立。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兴遂定。

以具体事例说明了在行省设立之初董文用等行省官吏在诸王干扰下是如何艰于行政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朝廷已经设置了王傅约束诸王，傅只必帖木儿者乃“中朝旧臣，尝事庄圣太后”^①，正是在他的护持下，董文用才得以力挫只必帖木儿气焰的，从而使“省府事颇立”，而“中兴遂定”。从后来董文用负责“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②的记载看，西夏行中书省的设立，已初步将河西地区置于元朝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后，至元二年，针对只必帖木儿用官太滥，妨碍行省事务，“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③。至元十年，“大司农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④。元

① 《道园类稿》卷 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② 《元史》卷 148《董文用传》。

③ 《元史》卷 6《世祖纪》。

④ 《元史》卷 8《世祖纪》。

初,“凡纳土及始令之臣,咸令世守”,谓之世官。西夏世官与阔端系诸王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罢西夏世官同时也就意味着削弱阔端系的影响。至元十七年,“诸王只必帖木儿请各投下设官,不从”^①。在加强行省权力的同时,进一步限制其领地行政权。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甘州增置站户,诏于诸王户籍内签之”^②。至元十八年二月,元廷又诏“甘州凡诸投下户,依民例应站役”^③。至元二十年正月,又于“大王只必帖木儿、駙马昌吉两位下民户内”和买马匹^④。河西诸王投下私属人户也开始与系官民户一样应兵役站役,以及承担各种杂泛差投了。至元二十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从之”^⑤。从元代各种记载看,凡是提到二十四城之处,例指巩昌等处都总帅府辖域,此地降于阔端军前,按“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⑥的惯例,很可能就此成为阔端的辖地。与之相联系的是《元史》卷14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癸未条的记事,“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入有司”。看来只必帖木儿起初是要按惯例将巩昌二十四城作为其分地来征收领民差发,而此时忽必烈正在大力削弱宗藩,所以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双方一度折衷按食邑户例征收课税,由朝廷、永昌王共同派官负责征税,在中央与永昌王位下进行分配,不久亦遭取消,说明阔端系对巩昌二十四城的特权经历了由辖地到食邑的变化后逐步趋于削弱。按蒙古之统治,对草原游牧地在诸王贵戚间进行分封,对被征服之农耕地区与城市如汉地或河中地区,则视为帝国之公产,由大汗任命长官会同诸王之代表进行统治。阔端兀

① 《元史》卷11《世祖纪》。

② 《元史》卷11《世祖纪》。

③ 《元史》卷11《世祖纪》。

④ 《大元马政记》,《广仓学轩丛书》甲类第一集。

⑤ 《元史》卷12《世祖纪》。

⑥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

鲁思的权力结构也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阔端及其后裔对所分得的三千户军民集团与足够该游牧单位使用的河西牧地——禹儿惕的世袭所有权是其基本权力，而对其分地以外的各种权力都是参与性、附加性的。窝阔台、贵由时期，阔端负责川陕青藏一带的攻伐，参与乃至代管这部分帝国公产是很自然的，因而也使上述地区与阔端系形成了类似分地的统辖关系。当时大汗与阔端系关系特殊，利益一致，这种所有权的矛盾并不明显。而当汗位转移后，这种矛盾就突出起来，忽必烈设立行省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把以前阔端系代行的这部分权力收归中央，从而使阔端系权力范围缩小到河西本投下领地一隅，并且使其从有严重封国性质的兀鲁思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了。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元史》对只必帖木儿颇有微词，《世祖纪》中“诸王(某)请……不从”的不到十件事的记载，其中三件就是他的事，这与其说是他的品质低下、贪得无厌，不如说是曲折反映了中央与诸王、新法与旧俗之间的对抗斗争。但另一方面，《世祖纪》中对只必帖木儿大量赏赐的记载也屡见不鲜，显然是对取消限制其各种特权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

在削弱前朝诸王权力的同时，忽必烈还分遣皇子皇孙出镇襟要，威慑制约旁系宗王。西北方面，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开府京兆，第七子奥鲁赤受封西平王出镇吐蕃地区，第六子爱牙赤也曾一度驻军瓜沙，通过以藩制藩，以亲制疏的策略，进一步压缩了阔端系在河西一带的势力。

然而，由于蒙古游牧民族旧俗的制约，民族问题的尖锐复杂，以及宗室军事贵族在黄金家族内部权力争夺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等因素，忽必烈对宗藩的削弱又是有限度、有保留的，所谓削弱不削平。

对阔端兀鲁思而言，尽管在只必帖木儿时期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但其领地实体一直得到保留，并且在家族内部不断进行再分封。阔端后王们对领地部民仍拥有传统的人身权利、经济权力。